

交大精神

——一個校友兼家長的期望

葉于鎬

每聽到有人談及「你們交大同學真了不起」，就不期而然的想到這大概仍是我們「交大精神」所留給人的印象，我們常常提到交大精神，但很難具體的說明交大精神是什麼，我們只感覺同學所到之處都有它的存在，而很難解釋它如何的存在，交大同學晚會時那種不分彼此親切而融洽的氣氛，我們說那裡面有交大精神，交大校園並不比緊鄰的清華校園好，但我們却昂首驕傲的強調交大校園無疑是交大精神的表現，每個月「友聲」從不中斷的寄到各同學府上時，每位同學都迫不及待的拿在手中詳細閱覽，我們又感覺到：「啊！交大精神」。

交大同學散居世界各地，能够到新竹母校去的實在不多，參加臺北同學晚會的也多限於居住在臺北地區的或因事到臺北去的同學，參加紐約同學會年會的同學更祇限於一部份僑居美國的同學，也就是說同學們接觸的機會非常少，唯一能使全體同學經常聯繫的祇有「友聲」，我們豈不該珍惜它培植它？當每位學兄、學嫂、學姐、學夫，高興地手裡捧着友聲閱讀，感到那份愉快無比地心情時，定會想到這份歡樂是別的同學經過總編輯慧貞學姐之手分給他的，我們是否也該把我們自己生活圈內的悲歡離合、事業成就或研

是私信，愈容易真情流露，而可以從其中看到絕妙好文章，當然此類好文章，當事人不免多所顧忌，不願展示給外人看，既令這類信為某些顧忌，加以刪節後再刊登友聲，熟識的同學非常關心，自然喜歡看，不認識的同學把它當做感人的小說或小品文看，也一樣有興趣。

三月初翁學長兆慶來高雄，我們又得機會在裘學長象廉府上聚會暢敘了一次，兆慶學長一見面就代表其賢內助為友聲索稿，經告訴他我給每一位同學寫信，或見到任何一位同學時，都會教促他們寫點什麼，奈得不到反應。上次寫信給才去塞普勒斯不久的胡興燮學長，就曾請他對塞島風光及崑崙寫一篇報導來，我告訴他才到一處新地方的人總有些特殊印象，比較容易描述，像徐修惠學長在塞島住久後，一切看成習慣，不再感覺新奇，倒寫不出什麼來了。最近聽說屠學長守鏐已隨農技團往越南工作，雖然我還沒接到他的信，這篇文字是不是可以代表一封給守鏐學長的信，

究心得寫些下來，送請編者借友聲一角轉給那些關心我們的同學們呢！聽說友聲編輯常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讀友聲時所感受的愉快心情不能總使它建築在總編輯的苦惱工作上，為使總編輯也能有愉快的心情為大家服務，唯一的好辦法乃是請大家源源賜稿，使編者不致經常為稿源愁眉不展。

有人也許認為文稿內容必須寫些「大家全有興趣看的」，因此很多人受此拘束都不敢提筆，徐人壽等幾位學長為慶祝母校七十週年紀念的徵文通知上不是已告訴我們嗎，舉凡有關校史、級史、掌故、軼聞、求學生活、師友追憶，乃至學術研究、事業記述、生平快事、家庭記憶等之小品、傳記、論說、詩歌等作品，均所歡迎，一篇文章要使大家全有興趣是很難的，我個人認為如果一篇文章能使別人發生共鳴，既使僅僅乎一個人，也就已達成了它的使命，我們又何必侈求呢！我個人有時還有膽量胡亂寫些「文章」就是基於這個不成熟的觀念，過去我還會替友聲呼籲過向同學們徵「信」，如果說文章內容必須寫些「大家全有興趣看的」，那麼「信」就很難為讀者接受了，固然信也有給許多人寫的，那究竟是少數，多數信件只是寫給某一個人，其內容自然多偏於私事私情，但愈

一方面問候他旅途安康，一方面也趁此請他報導些越南見聞，我想這個動亂地方必是很多學長們極想瞭解的。

我自己有時會在不知不覺中信手提起筆來亂塗一陣，所寫的當然多些私事私情，寫出來祇是為了把

恭祝

母校七秩松鶴並壽

校務發展與日俱進

王樹芳 敬賀

積聚在心中心緒發洩一下，免得積聚太久太多會有爆炸的危險。每逢友聲索稿，將那些夾雜在日記中的「文章」取出翻閱，實在挑不出見得人的東西，尤其想到情感多少有些感染性，將自己的歡樂與人分享自然不錯，但將自己的悲愁要他人分擔則總覺欠妥，就以去夏寫的那篇「榜」來說，當時因了孩子考大學引起的緊張和不安，憶起了許多往事，懷着喜怒哀樂混雜的心情肆無顧忌的寫了一篇，後來正好慧貞學姐索稿，臨時從那篇東西中摘出一段認為在一般家庭都很可能發生類似的情形，改寫成一篇短文送給友聲，說不定仍有人認為那只是某一個家庭的瑣碎私事，為什麼不寫些大家都有興趣看

的，將這些私人瑣事佔據了友聲寶貴的篇幅多麼可惜，不過，很抱歉，我既不會寫道德文章，學術研究，也寫不出母校掌故，只好仍寫點小小生活圈內的私事，希望或者有一兩個人看了會起共鳴。

去年校慶後不久，海內外同學就已開始為籌建母校實驗館在各方奔走勸募一筆為數新臺幣壹百萬元的建築費，經各地同學努力結果現已有相當好的成績，並已訂於七十週年校慶紀念日時，由同學會正式獻給母校，並不是因為我個人有個孩子在母校攻讀乃對母校特別關心，實際上每位交大校友對母校的發展都時刻寄予莫大的期望，有幾位在美國、日本等地的校友，不是還經常不辭辛勞的遠涉重洋返國來為交大策劃忙碌嗎？我覺得母校除設備須增加外，還有其他方面也須加強。

交大和清華比鄰相處，我們常自誇交大全靠我們校友的堅苦奮鬥才逐步達到目前的境地，而清華是靠一筆雄厚財力在支持它，我們雖然已有值得驕傲的成就，我們不會自滿，期望有更多更好的進展。這兩年聽到校友們談到母校現況時，每提及母校的兩大困難，一是經費窘困，二是教授缺乏，僅依靠同學會為數極微的補助是無法改善教授待遇的，待遇不佳而校址又在遠離臺北的新竹，則難聘到理想的教授實為意料中事。

交大校友一向被認為胸襟寬大，但在對母校前途的發展上則似給人一種胸襟不夠開闊的印象，那就是

把校友與非校友分別得太清楚，我們總希望母校許多重要工作都由我們校友來擔任，而不願有外人插足，我常想交大同學原都是從外面招收進來的，電子研究所的同學格外顯而易見是別的大學的畢業生，然而一旦進入交大，就很正式的列入了我們校友的行列，交大的所有工作人員又何嘗不是，儘管原不是交大校友，一旦參加為交大工作，也就很自然的成為交大校友一份子。

如果這個觀念能够被接受，我們很希望找到幾位能將全部時間和精力放在策劃交大校務的人士來為我們母校工作，迅速設法解決前述二項困難，使母校有更快更好的進展，那將不祇目前在校攻讀的同學受惠，交大的優良傳統也將不慮其後繼無人了。

重鼎一絲 蔣山

桐池七里瀧嚴子陵釣臺有亭翼然，亭柱鐫「高風千里」「重鼎一絲」一聯。後聯久思不得其解，自愧少讀古書，數詢於人，亦未獲要領，迄今已數寒暑矣。友人新購世界書店「黃山谷詩集注」，偶借翻閱，發現內有「題伯時畫嚴子陵釣灘詩云：『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始知「重鼎一絲」之出處，數十年之疑難，竟於客居臺灣時無意中解之，衷心愉快，匪言可喻。

友聲編輯學長以釘人方式拉稿，迫不得已，只好遍搜枯腸，信筆塗鴉，但求不繳白卷。

九龍坡憶舊 一陳

猶憶民三十三年，在九龍坡進入母校，國文老師第一次作文題為「九龍坡」，當時初履斯地，印象淺薄，故只好望文生義，破題曰：「九龍坡，名何出。一云，龍生九子，皆蟄於坡前，故名。或云，地凸窪不平，龍、龍音之誤傳也……」。實則九龍坡為一濱揚子江北岸之小鎮，既無蟄龍之靈驗，也非亂山叢集之丘陵，除母校外，另有一飛機場，此為促成小鎮稍形繁榮之主因。其對岸為通達南溫泉之公路，南往北返之車輛均須在江岸擺渡，因之每屆週末，欲返重慶市區之同學，三三兩兩候於江干，等擺渡上岸之卡車，一擁而上，此種免費乘車方式，端賴身手矯捷，否則時機稍縱即逝，故此種權利亦僅男同學可享有也。

與母校隔一條馬路，有飯館及茶館數家，為同學經常光顧之場所。校中早餐鹹菜稀飯，雖可裹腹，但營養不足，尤以冷天三碗稀飯下肚，下課跑廁所不勝其煩，故飯館生意興隆，最行銷者為排骨麪及紅燒牛肉麪。排骨係外層包以麪粉炸成，體積可觀但，精華

有限。紅燒牛肉麪，既辣又香，吃來十分過癮，至今思之猶有餘味。坐茶館擺龍門陣再玩幾局橋牌，這是當時最好的消遣，同學中橋迷不少，挑燈夜戰，不乏其人，一杯清茶或香片，泡到最後與「玻璃」無異，茶館中么師也不好意思下逐客令。

九龍坡至夏季有一奇景，即每於夕陽西下，散步道旁，輒見距公路數百尺之遙，有一羣男士作天體之浴，雖非「曲線畢露」，但體型肌肉可媲美世界先生者亦不乏人，蓋因九龍坡夏季缺水，學校在田間開闢一蓄水池，上端為飲食用水，下端自然形成沐浴場所，雖不為大雅見諒，但限於事實，無論健美與否，均須亮像。

母校在九龍坡時，由於操場設備簡陋，故籃球、足球、排球等體育活動無盛況可言。惟三十四年間，曾與外隊比賽棒球一次，可謂絕無僅有，不可不記。某日，在飛機場擔任地勤工作美軍所組成之棒球隊來校挑戰，當時母校並無棒球隊組織，臨時拉夫，倉促成軍，並請沈立人教授擔任裁判。沈教授隆準膚白，體態發福，再加滿口美國英語，與美國大佬官無異，故有「洋鬼子」綽號。是賽也，客隊中有一左撇子，善擊左手球，而本校球場太小，且為長方形，右擊之球尙可勉強容納，左擊球打擊稍重者，必飛落球場附近馬路以外，該隊員獲得數個全壘打，積分扶搖直上，而我隊屢遭對方投手三振出局之厄運，徒呼負負。惟我隊敗而不餒，仍儘力週旋，乃因客隊非僅友邦人士，